

[情怀深处]

菌子的感动

■ 邢增仪

去年,我到丽江是有备而去的;观赏“印象·丽江”,倾听“纳西古乐”……我是去寻求心灵的感动,就像给汽车去加油,但我没有想到,我却在这儿找到了另一种感动,那就是记忆深处的菌子的感动。

菌子就是蘑菇,可以说久违了。

小时候的很多记忆是和菌子相连的。

父亲是海南文昌人,当年是马来西亚的归侨,是黄埔军人。1956年他从18军转业到了贵州松桃县。这是一个三省交界的民族自治区,是个崇山峻岭的山区,父亲被指派到这个山区建立林业局,从此,父亲在此生活、工作几十年直到逝世。

在几十年的艰苦开拓、创业中,父亲爱上了这片山林,爱这山林中的一切,其中包括菌子,其中有几年,我们的生活和菌子密不可分。那是中国人民最困难的自然灾害时期,没有人能逃脱这场灾难。父亲是军人出身,有战争练就的一身求生本领,他带领我们开荒种地,带我们下河捕鱼,带我们上山采菌,打野果,只要他能想到的,我们都做了,这才让我们逃脱一劫。我们吃过用“救命粮”野果做的粑粑,吃过葛根作的凉粉,吃过从老鼠洞里挖出的粮食,但我们吃过最好吃的还是用大量的菌子、白菜、和少量的面粉做的疙瘩汤。

幸得有拾菌子的乐趣,有菌子的美味,阴晦苦涩的饥荒年代才像被罩上了一层明亮的色彩,变得意味深长而令人难以忘怀。

最让人兴奋的还是拾菌子的过程,父亲带我们走十几里山路,带到一个山坡,一个有满山松树、丛树的山林跟前,他就会说:“这儿肯定有很多菌子,你们去吧!”父亲好像是有菌子给他作卧底似的,他说有就肯定有,我们从没空手过。我们迫不及待地四处散去,往每一根松树、从树底下找去,不一会就传来一阵阵惊叫:“我找到了,好多菌子啊!”明黄透亮的硕大的、手感似泡沫的牛巴菌到处都是,无私地一结就是一大蓬,街上卖的就数它最不值钱,但我却喜欢它的味道,软软的、糯糯的;长得最整洁的是松茸,大如小碗,小如墨水瓶盖,都是淡粉色,几乎没一点瑕疵,像一把把大大、小小的降落伞,不同的是它是从地下冒出来,而不是从天上降下来;最喜欢的还是从树菌,它有一种奇香,口感又特别爽,只不过它的样子却很不好看,它那肉红的菌身布满了大块大块的青、紫的斑点,仿佛它是刚被山鬼痛打了逃到地面上来。这个菌是大家最喜欢的,如果小背篓装不下了,大家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别的菌子倒掉只装它回家。

更让人期待的是,父亲会边走边给我们讲故事,会在中途休息时给我们讲故事——讲白雪公主和七个矮人,讲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,讲杰克·伦敦的《热爱生命》……同时父亲还教我们如何辨认菌子,他通常说的一句话是:“不用被外表迷惑,愈是鲜艳的、好看的菌子愈是有毒,最好吃的、最无害的往往是那些不起眼的。”

记忆最深的是有一个冬天,那天穿了一件新做的棉袄,下午往回走的时候就把棉袄脱了,把它盖在装满菌子的背上。待走出林子,才发现棉袄不见了,不知在林子里什么时候被什么树枝挂走了。那时有一件新棉袄是非常不易的,我又心痛,又害怕,急得直哭。我要回去找,爸爸一把拉住我,他笑着说:“算了,丢就丢了,准没是那个矮子拿去给白雪公主了。”

这一说我就破涕为笑了。

父亲的所为所言已经起用在我们的生活中,沉淀在我们的精神里了:包括用辨认菌子的方法去辨认人和事,包括用浪漫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坎坷,包括以决不放弃的态度对待命运,还有从小常常每天步行几十里锤炼的好体质和身手敏捷……父亲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黄埔将士,他一定未雨绸缪,像谋划一场战略,在从长从深考虑他的这些儿女在这种特殊政局下的生存了。

当我们终于明白这一切时,父亲已经不在了,和父亲有联系的东西已经愈来愈少了,所以当终于在纳西看久违的菌子时,我才会这么动情,这么情不可捺。

最早看见菌子是在东河的街市上,我看了一看,摸了又摸,舍不得放下;在去香格里拉的沿途一路眼馋地看着在公路边叫卖菌子的村民;路过一座座长满松树的山林,我在耐不住,一次次叫车停……终于在香格里拉集市见到一背筐、一筐筐的松茸菌、鸡枞菌时,我再不能放弃,我没有还价满心欢喜地以15元一斤的价格买了一大纸箱。

我终于心满意足了,我可爱可亲的,我久违的菌子呵,在事隔几十年后,我终于可以带你们回家了!

跟我回了海口的菌子,那娇嫩的身子,它们终于抗不住长途跋涉和高温,耐不住在纸箱三天三夜的窒息,它们已快全部崩溃了。但我还是没有轻易抛弃它们,我把它们仔细擦拭洗净了,我把它们晒干了,我把它们用菜油炸香了,我把这些浓缩成了千古难寻的精华的菌子油,分给了我最亲最爱的人。

我只留下这些记忆,这些感动,只留下这篇文章,留下写这篇文章时从心底涌出的永不会干涸的泉流。

[岁月山河]

墟上的风景

■ 罗海波

天一放亮,毛岸墟立即热闹起来了。这时,东边青翠的群山背后已经放射出通红的光芒,太阳躲在山的后面还没有出来,像待嫁闺中的少女,羞答答迟迟不肯撩起盖头。而在毛岸镇生活的男人女人们一天的生活已经开始拉开了帷幕。

毛岸墟很小,沿着直直的224国道两旁次第展开,长度不到一公里,宽只可以并排三辆车,国道两旁起了高矮不齐的楼房,最高的四层,多数为平房。毛岸墟虽然小,却是毛岸镇最热闹的地方。毛岸的人,还有农场的人全都喜欢聚集在这里。农场过去叫通什茶场,现在叫五指山茶场,据说改名是因为五指山的名气大。以为改了名什么都好了,结果也没见到多大的变化。

热闹的地方嘈杂,毛岸墟就是这样的地方,热闹、喧嚣。是毛岸镇和农场最“繁华”的地带。天空中回响着各种各样的声音。空气中混杂着各种各样的气味。毛岸墟的生活从早晨开始。各连队的人吃早餐的,买菜的,买彩票的,等班车出远门的都汇聚在这里,办完了事作鸟兽散,各自忙各自的去了。墟上做早餐的就二家人,都以名字命名,一个叫桂花店,一个叫菊花店,两个店并排着,做的早餐大同小异,无论是炒粉、炒面、粉汤、面汤几样,但大家

爱往桂花店去,因为桂花长得好,东西吃起来觉得香。食客基本上相互都认识,都是毛岸镇和农场的人,到桂花店吃早餐,不光是吃,更重要的是谈,天南海北地侃,信息在侃中大量传递,好些事在侃谈中,只一顿早餐的功夫,心中就有了数,就统统搞定了。贵祥家在山上有一亩鱼塘,养了福寿鱼,山的水冷,鱼一年出一塘,因是山水,干净,甘甜,煮出来的鱼特别鲜嫩,鱼还没出塘,买家早就和他谈妥了。就是吃早餐的时候谈妥的。当然,买家看上的不仅是贵祥家的鱼,更看中的是他的人品,敦厚憨实,为人善良,勤劳恭俭让,办事牢靠,所以贵祥的鱼自然就卖的好。

毛岸墟以墟为界,南边是陡水河村,居住的是苗家同胞;北边是毛岸镇,居住的是黎家同胞。农场各个连队和毛岸镇混居在一起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谁也离不开谁,相处如同一家人,彼此来来往往。平时没事的时候都往墟上扎,吃早餐,喝茶,说事,买东西。毛岸墟不大,功能却不小。平时的生活用品在墟上基本上都可以买得到。墟上清一色的小商铺,每个商铺卖的东西都不一样,各卖各的货,几乎没有重复的。墟上南北还各有几家饭馆,南来北往的人,在这歇歇脚或是办个事,农场有个红白喜事的人家,也会把酒席设在

饭馆,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。做生意本不是毛岸人或农场人的强项。毛岸人以种植和槟榔等经济作物为主,农场人则以种茶为生,现在不同了,农场人也种茶种槟榔了。市场经济像一股浪潮,推动着农场人和黎苗族同胞走向市场,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遨游,如鱼跃龙门,自由自在,如海花翻滚,色彩斑斓。都说人活一口气,树活万条根,农场人和黎苗族同胞同饮着陡水河的水,生生不息。

毛岸墟靠东边的位置原来曾经是一个广场。那时候,广场四周零零散散地建有一些建筑,如理发室、电影队室、照相馆、保卫室等,最显眼的是巍然耸立在广场北面的礼堂。礼堂建的很高,使用面积约五十平方米,地板离地面一人多高,农场开大会时用它来做主席台,坐在上面的人都是有头有面的人物,坐在广场下的人仰着脖子往台上看,顿时肃然起敬。广场上放电影时,是在银幕的四个角钻上孔,把焊好的铁圈棒嵌入墙壁固定好,栓上绳子,在礼堂的四面墙上绑牢就可以了。而不像在连队放电影那样麻烦,还要竖起两根粗粗的竹杆,把银幕撑起来。广场四周种着树,油棕、苦楝树、白玉兰树等,年轻人最喜欢爬上白玉兰树上,坐在树叉上看电影,前面毫无遮挡,看得清清楚楚。玉兰树开花的时候,香

飘四溢,好远的地方都可以闻到浓浓的花香。有的年轻人把玉兰花摘下来送给女孩子,女孩把花插在头发上,走到那,香味就飘到那里。连毛岸墟旁日夜流淌不息的陡水河,好像也闻到了玉兰花的花香似地欢呼雀跃,哗啦啦地响个不停。玉兰树现在还在,花开的时候还是那样香气四溢。从树下经过,整个人便醉了。

以礼堂为邻的是农场的品茶室、茶叶加工厂。记忆里,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,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老外们经常光顾,对农场生产的茶叶赞不绝口。尤其是红茶,色泽明亮,味道醇厚,加上炼奶冲泡,奶茶喝起来像朱古力的味道,芳香悠久。远至意大利,近如印度的茶商对农场的茶叶都非常地有兴趣,茶叶成为抢手货,生产出来的大部分茶叶多数经外贸公司销往世界各地,五指山云雾茶声名远扬。九十年代后,因茶树老化,新茶没上来,茶叶产量不高,“重振茶坛雄风”成为新一代农场人的追求目标。

我每一次回农场,一定要到墟上看一看,不去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。到了墟上,看到热闹的景象,心里就特别的踏实。民谣有话,人一旺,柴米油盐心不慌。墟冷清了,生活一定就是寂寞无聊的。好在毛岸墟是一天比一天热闹了。

来吧朋友,

世界冲浪明星和选手,

来吧朋友,

我们相约在美丽万州。

蓝蓝的大海银色的沙滩,

激情的海岸冲浪在万宁。

这里是冲浪运动圣地,

这里是人与自然和谐绿洲。

[诗页]

冲浪歌

■ 韦章运

不要说你是哪种人,
我们都是兄弟姐妹。
不要说你来自哪个洲,
我们都是地球村的朋友。
冲浪运动古老时尚,
冲吧健儿,
冲浪文化人类文明。

诗三首

■ 曾亚运

哨所春早

雾谷雨丝戴叶斜,
村烟起舞燕飞柳。
绿红河岸风和暖,
战士身边百鸟欢。

熄灯号

号吹营地静悄悄,
月伴花香抹战壕。
四面群山鼾如海,
鸟吟滴下母亲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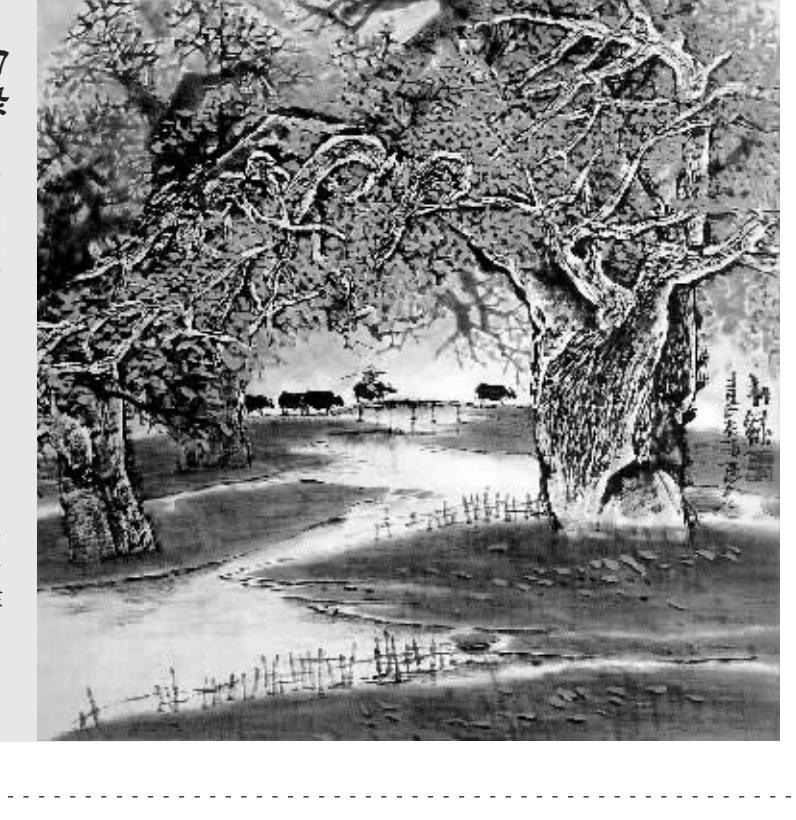
哨所木棉

哨所木棉齐比高,
悄然窗口梦中烧。
士兵心里花红遍,
祖国春掀万里潮。

初绿

(中国画)

王良作



[海天片羽]

金牛岭的树

■ 陈正优

我生长在一个被树木环抱的村庄,少年时代曾和同伴们一起在灌木丛中捉迷藏、摘野果,爬树掏鸟蛋,树在我的印象中太深刻了。成年以后,我曾到过尖峰岭、霸王岭、黎母山等林区领略大森林的风采,倾听林海的涛声,对大自然的美感难以言表。近日到金牛岭公园走了走,那伟岸的椰树,挺拔的青松,端庄的棕榈,铺天盖地的叶榕,同样让我得到身心的满足。

金牛岭公园座落于海口市金垦路旁边,占地面105公顷,内有热带亚热带园、竹园、杨柳园、花卉园、动物园,金牛湖等景

区。地面绿化面积率达96%。在人口密集的都市里,有一个宁静的去处,是海口人民的福地。园中栽种了多少树种我不得而知,就认得挂上树签的树有近百种。入园的右侧,栽种了近百棵的二乔木兰。冬春之交,木兰的叶子几乎落尽,只见满树的红花怒放在枝干上,万紫千红,还有许多含苞待放的花蕾,可谓前赴后继。这种美感只觉心里满足而难以表达。唐代诗人庾信作了美妙的描述:“木兰艳绝情态,不似凡花人不爱。移来孔雀槛边栽,折向凤凰钗上戴,是何芍药争风采,自共牡丹长作对。若教为女嫁东

区,除却黄莺那配。”园的西面有一排的古榕,树干树枝相连,扭腰转骨,环环相扣,树冠茂密葱茏,遮天蔽日,一群老年人在树荫底下翩翩起舞,纵情欢歌。园的南面有一排面包树,果实可食用,风味美似面包而得名。这种树的叶子特别的大,和人们常用的草帽一般大。细雨中,人们捡起一片树叶盖在头上很管用,可遮风挡雨。动物园前有几棵象腿树,它的叶子极细小,鱼鳞般大小,也并不茂密,竟可光着粗大的树干,从低处看,犹如几头大象向你走来。园的中部有几棵火焰树,它是加蓬共和国的国

树,深红色的花瓣边缘有一圈黄色的花纹,红艳无比,犹如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,又似一片天边眩目的霞光。园的东边有一颗棕榈树被风刮倒,匍匐在地,经曲折盘旋后却又绝处逢生,向苍穹昂首,更加焕发荣光。园的南面有几棵倒吊笔树,秋天之时,它却硕果累累,像一支支钢笔倒挂在树干上,迎接游人前来挥毫大作。园的东面有两棵旅人蕉互相拥抱依偎,亲密无间,显出无比的甜蜜,引得许多情侣成双成对在此留下倩影。园中还有红千层、细仔龙、牛油柿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树,它们挺拔刚阳,生机勃发,枝繁叶茂或独木成林,让你目不暇接,留连忘返。

金牛岭,不仅是一处人们休闲的场所,又是一个美丽而丰茂的植物园。园里培育的一棵棵绿色生命,就象是个个美少女,俊俏在绿色的舞台上尽情展示自己的风采,它们将给你奉献出自然的美,朴实的美,舒畅的美,给你以清醒、振奋和希望。

两年后,事情有了转机。村里人说,被圈的地面上盖起的房子人已搬走,门窗都给撬走。

当一只只燕子衔泥忙碌做窝时,二叔和乡亲们好像受到启发,他们翻墙进入耕垦属于他们的田地。二叔更绝,几次翻墙后,觉得不解恨,于是在一个漆黑的晚上将砖墙推倒,容下一架牛车进入。二叔索然用征地钱买来一部小手扶,既可耕地又可以拉耙。

二叔又可以眉开眼笑在他的土地上播种希望和寄托了。泥浪在他的手扶车下翻卷着。一群群麻雀鸟儿直扑地面,疯狂地吃着草籽和虫子,悠悠歌调从二叔嘴里蹦出,收音机又响起来了,寮章又搭起来了……

我知道我不知道,二叔能摆弄这块被红砖圈起来的土地有多久;我知道我不知道外出打工的青壮年何时回村;但我不知道重新升起的炊烟是一个温暖的归程路标!

二叔把祖宗的四个坟墓迁移至坡园的高处,把坑挖得很深,却不留坟堆。他悲怆地说:“咱对不起祖宗,就让祖先们守着这片地吧。”腔调里流露出深深的无奈和苍凉。

二叔进村找女儿去了。听说我要买房子,他拿出征地赔偿的十万元说是借给我。

我真不敢伸手接他的钱。

可不到二个月,二叔又返家园了。说是不习惯城里的生活。二叔常常在黄昏时分,爬上屋顶,一坐就是个把小时。他怔怔地看着被红砖隔开的土地,偶尔挥起苍老的手擦擦浑浊无力的老眼。清晨外出的倦鸟飞回来了,掠过二叔的额头飞回大树的巢窝里,外出觅食的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仔咯咯回窝了,河里畅游一天的鸭鹅踏着八字回来了,嘎嘎叫着各自回到主人的庭院里,藏了一整个白天的星星又露面了,低矮的村庄渐亮起来。二叔还坐着,在晚风中一动不动。每喝醉酒,总是老泪纵横,自言自语:“我的命根,我的地啊!”

月光每照过一次,村庄好像苍老了一个月轮。

往往被先记忆的是故土。我有时回老家,就去看叔的那片土地,盘算着多少年它能种出多少庄稼养活多少人。我悟到了,从这片土地上跋涉出去的每一个人,都是一粒漂泊的泥土。总有一天,飘忽的他们都将还原成一粒泥土,回到故乡的泥土里。

我的二叔,黄昏时分还在这块田野,莳弄着他的庄稼,他就是一粒泥土,坚韧地守望着,揪心眷恋守望着。但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厚的钢筋混凝土工业云集的世界,二叔还能守望多久。

我不知道,真的不知道。

[人生况味]

坚韧的守望

■ 黄安雄

开后,还是变成坟墓对土地永恒的守望。

二叔像爱命般溺爱他四五亩田和十几亩坡地,农忙时,他就一头扎在地里忙碌;农闲时,别人打牌,进城逛街,他还是天天游走在田垄间,拔野草捉虫子,还敲盆子吓走飞禽。记得一次大片的玉米刚结穗时,他叫我回家收集带子的螺旋壳。他拿出悬挂在四周,起风时,壳壳相互撞击发出清脆的声音,惊吓动物飞禽糟蹋庄稼。

二叔有个习惯,不爱睡在整洁宽敞的瓦房,而是喜欢上寮章睡觉。他把八棵棕榈树做成一个“口”字,就在上面四、五米处搭寮。说是这样睡凉爽,起床时看到满坡园的庄稼作物,心里踏实甜滋滋的。我说秋季露水重,那些庄稼不值得多少钱。二叔拒绝了:“叔这辈人习惯野外跟庄稼睡在一起了,在家里反而睡不着。”

但时势的发展,二叔和村里人谁也不会想到,村里这条两条河流交集的千亩亩三角形地,祖辈们种了一百多年,早被我们的一代一代辈人用体温和血水焐热的土地,竟在二叔这辈子手里被掠走了。

某一天下午,二叔到县城来找我,面目苍老白发满头的他沉闷了良久才告诉我,他是来县城上的访的。说是大公司征用这块地建工业园区。县里、镇里、村委会干部都来做思想工作。二叔等一帮人不同意,于是跑来县城上访但丝毫没有